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吳　沈欽韓撰

陳勝項籍傳

陽城人

方輿紀要陽城縣城在汝寧府界屬汝南郡東漢初岑彭封此後省入汝陽

陽夏人

今陳州府太康縣治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呂覽長利篇今使燕雀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

蘄大澤鄉

一統志大澤鄉在宿州西南

屯長

續漢百官志屯長比二百石通典兵一五火爲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爲官百人立長即屯長也韓非問田篇陽城義渠明將也而起于毛伯毛蓋屯之誤言初起試爲屯伯也

項燕爲楚將

按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翦列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世家王負芻四年年表後虜荊王負芻世家負芻五年年表秦王二十三年秦王二十四年獨始皇紀言二十三年虜荊王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二

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推校陳勝言或以項燕爲在者則始皇紀作自殺爲是若先一年爲秦所殺楚人豈得不知乎

然足下卜之鬼乎

列子說符楚人鬼而越人禨張湛注信鬼神與禨祥呂覽異寶篇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此卜者語勝廣之意也

叢祠

地官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通典吉禮十二開元禮諸里祭社稷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爲瘞埳于神樹

之北方社神之席設于神樹下稷神之席設于神樹西

按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各立社呂覽高義篇書社三百以封墨子注社二十五家也即擇其木之茂者爲位故名樹爲社又爲叢也六韜略地篇社叢伐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此以櫟名社也又云匠石之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耶墨子明鬼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以爲菆位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枯此叢爲社之證也張晏云叢鬼所憑也得其解矣師古非之類以不狂爲狂者也北堂書抄卜敬宗櫟社序讚張華枯社賦序並指樹爲社

構火

師古謂大結起也此解爲束苣之義非也史記作篝篝

構通用方言篝謂之牆居郭云今薫籠也蓋置火其中

使隱約若燐火而爲狐鳴也

藉弟令毋斬

服虔解藉弟爲借使于本文自了後人不曉古訓展轉

失之

符離人葛嬰

一統志符離故城今鳳陽府宿州治

攻銍酇苦柘譙

方輿紀要銍城在宿州南四十六里酇縣故城在柘縣

北譙城在夏邑縣北三十一里又譙縣故城今潁州府

亳州治

比至陳

方輿紀要宛邱廢縣今陳州治漢置陳縣爲淮陽國治

按今爲陳州府淮寍縣治

戰譙門中

城上小樓也明史楊一清傳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

門

號爲張楚

廣雅釋詁張大也張耳傳云張大楚王陳劉德所據有

本張晏非也淮南兵略陳勝攘臂袒右稱爲大楚

上蔡人

寰宇記上蔡古城在今蔡州上蔡縣西南十里

上柱國

楚官也次于令尹齊策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

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也何也曰惟令尹耳楚策襄王

時有上柱國子良

視日

服虔謂視日旁氣是也藝文志天文家有視日旁氣

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

孔叢答問子魚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弗聽

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于天下

按此仍策士之故智六國之所以亡者正以人人欲安坐而乘其敝巧爲自便而覺縮以至漸滅張陳號稱國士觀其始終言論與宋義等耳項王云趙舉而秦强何敝之乘此固英雄也

周市北至狄

一統志臨濟故城在青州府高苑縣西北

甯陵君咎

方輿紀要甯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城西

以誅吳廣

廣與勝同起事者也勝不誅田臧矯命之罪則人人解體與李密誅翟讓正同

淩人

一統志淩縣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東南

取慮人徐人

一統志取慮故城在徐州府睢甯縣西南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五十里漢置徐縣

守于鄭

方輿紀要鄭城在邳州東北八十里

勝之汝陰

一統志汝陰故城今潁州府治

下城父

一統志下城父聚在潁州府蒙城縣西北八十里

勝故涓人

吳語楚靈王呼涓人疇韋昭曰涓人今中涓也呂覽治辭篇荆柱國莊伯令涓人取冠楚有此官舊矣他國亦有之燕策一涓人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

破之青陂

一統志青陂在汝甯府新蔡縣西南接息縣界久廢水經注淮水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淮水又東逕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 輿地廣記蔡州褒信縣有白亭明史地理志光州息縣東北有褒信縣

諸故人皆自引去

孔叢獨治篇陳勝既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兵待之長揖不拜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按其妻父亦編氓耳獨解爲書語不作移涉口角此孔叢所以爲僞

書也

胡武爲司過

趙世家武靈少未能聽政置左右司過三人

置守冢于碭

一統志陳勝墓在徐州府碭山縣南

下相人也

一統志下相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西

劍一人敵

尉繚子武議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部勒賓客子弟

御覽三百八十六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

樹以擊地泉志引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死士卒人參

木者所欲計謀也木伴族于室中鑄大錢

梁掩其口曰無妄言

輿地紀勝掩浦在安吉州烏程縣東北一十六里一名

項浦顧長生三吳土地志云昔項羽觀秦皇項梁閭掩

其口處

爲校尉候司馬

續志校尉比二千石軍司馬比千石部下有曲曲軍候

比六百石

東陽令史

泗州志東陽故城在天長縣西北七十里故址尚存俗

謂之屈城

英布蒲將軍

通鑑亦以爲二人吳仁傑曰蒲將軍卽棘蒲侯陳武此

臆度

章邯至栗

一統志栗縣故城今歸德府夏邑縣治

別攻襄城

按此襄城蓋陳留之襄邑在歸德府睢州西一里非許

州府之襄城漢屬潁川者也

故南公稱曰

服虔解非也藝文志陰陽家南公三十一篇廣韻注南公複姓六國時有南公子著書言陰陽五行事按卽此南公也廣韻蓋據此傳南公稱以稱爲南公名元和姓纂南公蓋衞南公子之後按若以衞將軍文子之後當云子南氏不當南公子也大抵姓氏之譜承訛襲謬不足深辨

三戶

索隱云三戶地名史記正義引會稽典錄范蠡宛三戶人按哀四年傳昇楚師于三戶紀年惠成王二十四年孫何侵楚入三戶郛以爲地名固有實徵然薛瓚蘇林望文爲解于辭順也

攻亢父

方輿紀要亢父城在濟甯州南五十里

走入鉅鹿城

舊唐書地理志邢州平鄉縣漢鉅鹿郡故郡城在今縣北十一里一統志鉅鹿故城今順德府平鄉縣治

濮陽東

一統志濮陽故城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

至安陽留不進

一統志安陽城在曹州府曹縣界按史記正義後魏地形志云巳氏有安陽城隋改巳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

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按以下文宋義送子至無鹽證謂左氏者是也師古妄解

搏牛之䖟

羅願爾雅翼䖟有數種商浙以南江嶺閒有大木䖟長大綠色殆如次蟬咂牛馬或至頓仆蜚䖟狀如蜜蜂黄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䖟大如蠅齧牛馬亦猛

身送之無鹽

方輿紀要無鹽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

卒食半菽

孟康云半五斗器名索隱作五升器按廣韻云料五升

盂謂五斗者升之訛史游急就篇蠡升半卮觛彼注云參升以其受多少爲名也半者受五升之半二升五合也是半固器名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籔籔二有半謂之缶並以半言之尉繚子兵勢人食菽一斗馬食菽三斗此其常度也南齊書顧歡傳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即此五升器不得謂所儲無半粒菽也宋書樂志晉成帝咸康七年顧臻表曰今外繇爲急卒食七升則又有七升器也列女傳母儀十士卒菽粒而食之則亦可爲食半菽之證也

章邯軍棘原

明地理志順府平鄉縣南有棘原西南有泜河

竟斬陽周

一統志陽周故城在延安府安定縣北九十里章邯狐疑黃石公上畧曰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又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郎趙高于章邯之謂也

引兵渡三戶

水經注漳水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明地理志三戶津在彰德府臨漳縣西漳水上

汙水上

彰德府志汙水在臨漳縣西入漳其源出山今絕

洹水南殷虛上

、元和志洹水西南自林慮縣界流入安陽縣故殷城在內黃縣東南十里殷王河亶甲居相因築此城明志安陽縣城北有殷墟亦曰殷中

羽廼立章邯爲雍王

按立十八王在入關後此時在河北不得獨王章邯或先許之王雍地耳史記月表以爲實事恐非

入至戲西鴻門

長安志鴻門坂在臨潼縣東十七里漢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

韓生說羽曰

楊雄法言以爲蔡生

人謂楚人沐猴而冠

初學記毛詩草蟲經曰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瑕丘公申陽者

紀無公字孟康云瑕丘縣老人按下文張耳嬖臣非老

人矣錢大昕以爲瑕丘縣公亦非按廣韻公字注漢複

姓八十五氏督有公申叔子紀脫一公字

令蕭公角等

蕭縣公名角疑即田角通鑑直云蕭角似非

至靈辟東睢水上

元和志靈壁縣北有睢河

樅公

元和姓纂作從漢有將軍從成公廣韻同作何從何氏姓苑云今東莞人則此樅字俗加木旁

擊破楚軍燕郭西

一統志南燕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北故胙城東縣志故址在縣東三十五里俗呼為城上

大司馬咎渡兵汜水

孫子火攻篇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方輿紀要方山在鄭州汜水縣南四十里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是也

汜水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注于河

廼爲高組

御覽一百八十四閣類引楚漢春秋作高閣按内則有庋閣亦以貯食物

幸分我一杯羹

韓非說林上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

樓煩

周書王會解樓煩以星施孔晁曰樓煩北戎也　趙策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此樓煩下當有將字灌嬰

傳斬樓煩將五人

美人和之

史記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羽至陰陵

元和志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今鳳陽府定遠縣界輿地紀勝陰陵山在和州烏江縣西北四十五里即項羽迷道處

因四隤山

輿地紀勝四隤山在烏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陰陵山方輿紀要亦名四馬山

而爲圜陳外嚮

宋史兵志神宗諭近臣曰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卽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葢羽以兵少爲圜陣之證也師古解爲四周何須費辭乎

步持短兵接戰

方輿紀要九鬬山在滁州全椒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隂陵山項羽與漢兵一日九戰山因以名

馬童面之

說文作偭云偭鄉也少儀曰尊壺者偭其鼻劉貢父曰

面之直向之耳按劉說是少儀云遇于道見則面鄭注可以隱則隱則謂面爲向也

葬羽于穀城

方輿紀要穀城今東平州東河縣治今屬泰安府　春秋時齊邑後爲管仲采邑亦曰小穀水經注穀城西北三里卽項王冢又今縣東北五里有穀城山卽張良得黃石處郡志東阿穀城本二邑并穀城當東阿自北齊始移東阿治穀城自明初始

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呂覽觀表篇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索隱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　止車望

西河泣數行下曰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按秦本紀孝公下令曰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是則魏先侵食秦地故得築長城自洛北有上郡也自吳起去後魏世家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魏西境蹙矣齊策蘇代說閔王曰衛鞅見魏王云云魏王大恐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此惠成王之世也然其地猶未盡入秦家襄王五年予秦西河之地秦惠王八年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惠王十年正義曰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自華州鄭縣已北濱洛源縣白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縣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于秦秦策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

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威王兵罷敝恐畏秦獻西河之外此即襄王獻地之由也韓非子韓策俱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淮南氾論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皆非核實之言

杜赫

周策杜赫欲重景翠于周唐書宰相世系表杜洩避季氏之難奔于楚生大夫綽綽生叚叚生赫赫爲秦大將軍食邑于南陽衍世稱爲杜衍按如彼說自魯昭公至秦惠王百數十年裁得四世此譜諜之謬也

召滑

楚策作卓滑聲之轉也齊明說卓滑以伐秦則滑爲楚相

帶佗

前後諸人並見國策呂覽惟此無考焦氏易林益卦帶

季兒良時利權兵敵不能當趙魏以强周策有宫佗或

其人與荀子議兵篇燕有繆蟣楊倞亦不能注竊疑繆

蟣即樂毅聲同傳譌後人因不悟耳

逎廵而不敢進

新序作逡逎是也逎廵循皆一字鄉射禮賓少退鄭注

少逡逎釋言逡退也郭注逡廵卻去也管子戒篇亦作

逡逎晏子問篇作逡循莊子至樂篇蹲循而作逎廵者

師古所妄改也

以愚黔首

商子去彊篇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又墾令篇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則無外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此所謂愚黔首者也商鞅誅惠王兼用儒墨呂不韋相秦著書頗言王道尙士節及其敗也李斯一本于商鞅又按韓非和氏篇商君燔詩書而明法令是焚書不始于李斯而斯之術則由韓非以上追申商故上二世督責書並稱申韓

隙利兵而誰何

六韜金鼓篇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

揭竿爲旗

尉繚子教令篇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

贏糧而景從

莊子庚桑楚贏糧而赴之方言攍儋也

鉏櫌棘矜

櫌摩田器方言之把也高誘氾注櫌椓塊椎也方言刈

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鍥鍊即鍥也今俗謂之子又管子小匡耒耜穀芨注云穀芨小于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鍊或彼之穀芨也方言矛柄謂之矜矜謂之杖廣雅釋器矜柄也淮南兵畧陳勝伐鍊棗而為矜

鉤戟長鎩

方言戟曲者謂之鉤釨鏝胡又云矛有小枝刃者謂之鉤釨釨即戟說文無鍛字云鍛鋋也集韻鍛鬧鍛同鋋也鋋小矛也淮南時則孟冬其兵鎩兵畧修鎩短鏦

舜蓋重童子

董子三代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

子楊倞注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淮南修務訓亦

本尸子語

欲以力征

吳語力征一二兄弟之國韋子開塞篇湯武致强而征

諸侯服其力也力征諸侯者退德按班氏合陳項爲一

傳便應別作贊而仍

以過秦論史遷贊重

累綴之不成文理

張耳陳餘傳

遊外黃

一統志外黃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元和志雍丘縣東

六十里

餘好儒術

孔叢獨居篇載陳餘與子魚語亦其好儒術也

遊趙苦陘

方輿紀要苦陘城在眞定府無極縣東北二十八里

頭會箕斂

淮南氾論頭會箕賦輸于少府又人間訓羸弱就格于道大夫箕會于衢注箕會以箕于衢會斂

至石邑

方輿紀要石邑城在眞定府獲鹿縣西南

居信都

方輿紀要襄國城在今順德府邢臺縣城西南秦滅趙置信都縣項羽使張耳都之改爲襄國府志今有故城在邢臺縣南百泉村

耳雅遊多

師古以多字連下讀非也耳以故交多人爲延譽于項王

方圍章邯廢丘

月表漢元年八月圍章邯廢丘二年五月破邯廢丘張耳以二年十月降漢卽二年之正月也是方圍廢丘未破紀傳並無參錯師古豈尚不知漢初以十月爲歲首耶

斬餘泜水上

朔志眞定府元氏縣西北封龍山泜水所出下流入胡
盧河趙州志泜水自元氏縣南境流經臨城西柏暢亭
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餘步復出東流經釣盤
山下入河俗名三斷綠楊河

四年夏立耳爲趙王

史表在十月班表亦在十一月

五年秋耳薨

表以五年十二月乙丑薨

犢輿前

公羊文十五年傳注竹犢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

節

魏豹田儋韓信傳

故魏諸公子也

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子今此魏豹魏咎皆魏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言秦暴猶不若後世必盡其種也陳涉兵起齊韓趙魏楚皆故國子孫惟燕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天下鑒是故徙諸豪族于關中

駒過隙

莊子盜跖篇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墨子兼愛下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猶駟馳而過郤也

殺儋于臨濟下

地理志千乘郡狄縣應劭曰安帝更名臨濟故史記正義云此臨濟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今考上傳云章邯擊魏王于臨濟則臨濟是魏地非齊地不得以安帝所改之臨濟當之也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田儋死此水經注平丘縣臨濟亭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水者明志開州長垣縣西南有平丘城一統志臨濟城在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五十里

頓蠡手則斬手

廣雅釋訓蠡痛也墨翟大取篇斷指以存擥害之中取

小也非取害也

治卽墨

一統志卽墨故城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

反擊項于城陽

顧炎武日知錄云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城陽國治莒按齊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拒敵反千拒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乃復反則齊時已名城陽矣

縱酒

晏子雜篇晏子謂田桓子曰子晝夜守尊謂之從酒

敗橫軍于嬴下

一統志嬴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縣志在縣西北四十里

田吸于千乘

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按高苑今屬青州府

屯廣武以南

一統志廣武故城在代州西十五里

擊破信軍銅鞮

故城在泗州南

胡者全兵

全兵謂短兵自衞者故可以弩破圍通典兵篇引孫子

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說苑叢談痿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

韓彭英盧吳傳

淮陰人

方輿紀要淮陰城在淮安府西北四十里

不得推擇爲吏

管子小匡篇鄉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士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賓于鄉里逐于州部韓非問田篇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于州部楚宋不試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楚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僕之不肖阨于州部按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韓信以無行不得推擇也寄食方言寄食爲餬

下鄉南昌亭長食

方輿紀要南昌亭在淮安府西三十里

至城下釣

一統志韓侯釣臺在淮安府山陽縣北

吾哀王孫

何焯曰博物志云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詞按索隱引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而俗人遂以信爲韓王後

何聞信亡自追之

許彥周詩話蜀陝間有溪曰韓溪蕭文忠追淮陰處也

意烏猝嗟

史記喑噁叱咤甚明了喑噁懷怒聲出也師古妄改

周叔爲大將乎

管子覇言觀軍者觀將

魏盛兵蒲反塞臨晉

蒲坂在河東岸臨晉在河西岸塞其渡河處也元和志蒲坂關一名蒲津關在蒲州河東縣西四里今造舟爲梁其制甚盛明蒲州南有蒲津關在河西岸一名臨晉關以西對漢之臨晉縣兼其名也

信迺益爲疑兵

管子兵法出入異塗則傷其敵通典兵五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

今同州府韓城縣明志韓城東北有龍門山有關夾河

與山西河津縣分界河津縣唐之絳州龍縣　河津漢爲皮氏縣龍門下有禹門渡太白陰經水具篇用木縛瓮受二石力勝一人瓮間濶五寸底以繩句聯編槍于其上形長而方前置板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禽夏說閼與

元和志閼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方輿紀要閼與城在沁州西北二十里俗曰烏蘇村閼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

聚兵井陘口

元和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恒州獲鹿縣西南十里郎

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明志

眞定府獲鹿縣土門關在其西

千里餽糧

此四句見黃石公上畧

從閒道絕其輜重

孫子九地篇注張預曰吳王問孫武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

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鬪後拓左右犄角按使李左車計行則韓信亦必如孫子之所爲

什則圍之倍則戰

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

信使間人窺

管子兵法蚤知敵則獨行孫子用間篇三軍之親莫親于間非聖智不能用間

章山

元和志恒州獲鹿縣章山今名抱犢山

諸將皆嘸然

趙岐孟子注憮然猶悵然也

出背水陳

輿地廣記眞定府井陘縣有綿蔓水在縣西南八十里韓信攻趙背水爲陳即此尉繚子天官曰背水陳爲絕地向阪陳爲廢軍按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

爭漢鼓旗

司馬法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孫子軍爭篇佯北勿從吳子論將篇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諸校勠首虜休

勠當作勠曲禮效馬效羊注效猶呈見

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杜牧注孫子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淮南兵略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注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

陷之死地而後生

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則士自修孫子九地篇如信所引又云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死地則戰

毆市人而戰之也

鶡冠子世兵篇得此道者驅用市人呂覽選篇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馮定遠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兵不爲用與敺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眞市人也故背水而陣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不察也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

頓之燕堅城之下

管子兵法絕地不守恃固不拔又制分篇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孫子謀攻篇下政攻城攻城爲不得已

漢兵遠鬬窮寇戰

九地篇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李筌曰爲客主人不能禦也深入則志專

齊楚自居其地戰

九地篇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秦策武安君曰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而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

與信夾濰水陳

元和志濰水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膠州高密縣西有濰水方輿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濟相傳亦信所壅

高祖襲奪信軍

韓非楊權篇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六韜奇兵篇一賞一怒一予一奪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

家在伊廬

續漢志東海朐縣有伊廬鄉寰宇記伊廬山一名大伊萊山在海州朐山縣南七十五里明志洪武省州治朐山縣入海州鍾離眛故城在縣南百里眛即此縣人也

狡兎死良狗烹

文子德篇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爲太宰嚭遺大夫種書蒯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引黃石公三畧非也

群書治要引六韜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魏書爾朱兆傳榮之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從子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多多益辦

孫子兵勢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曰謂韓信多多益辦尉繚子云百萬之衆不如萬人之闘也此將猥多所以爲難王翦破楚必用六十萬其智能過于田單也

斬之長樂鍾室

天中記地志未央殿東北一里許鍾室故處也有隙地丈餘草色皆殷赤相傳呂后殺韓淮陰血漬而然

兩龍方闘且待之

此莊子刺虎之事也逸書周祝解二虎同穴誰死誰生

徙蜀青衣

明志雅州名山縣東有漢青衣廢縣一統志漢嘉故城在雅州府雅安縣北輿地廣記嘉州龍遊縣乃漢南安縣故地非青衣漢嘉本土也唐顏師古注彭越傳杜佑述通典嘉州事皆以龍遊爲青衣蓋失之矣明有龍遊縣入嘉定州今檢各本此處皆無師古注則刊本有脫落也

布乃見番君

寰宇記英布城在饒州鄱陽西一百五十里漢初築以居布按當時番君爲布築也

而攻下邑

方輿紀要下邑故城在歸德府下邑縣西南

爲三軍通典一兵十布陣大勢分易敗力少分軍必敗蜀志注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悉衆西救祁山張郃欲分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

徐僮閒

一統志僮縣故城在鳳陽虹縣東北

上乃壁庸城

元和志宿州本徐州符離縣元和四年以其地南臨汴河有埇橋爲舳艫之會運漕所經置宿州九域志宿州蘄縣有埇墟鎮金史地理志埇墟鎮屬臨渙縣按埇墟蓋即庸城之墟埇橋亦以是名耳輿地廣記蘄縣西有會甄鄉方輿紀

要在蘄縣西

布走度淮

文選注五十四 楚漢春秋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尙未足黥徒羣盜所耶

番陽人殺布茲鄉

史記正義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寰宇記百六十里 寰宇記鄱陽縣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爲條約以戒飭王侯而稱長沙之忠也

荆燕吳傳

肥如令郢人

方輿紀要肥如城在永平府西北三十里

走富陵

明志泗州盱眙縣東北有富陵廢縣

吳有章郡銅山

寰宇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縣西七十二里吳王濞即山鑄錢處又銅山小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北八十里按永貞即今儀徵縣攷縣志銅山今並在儀徵界又地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

東煑海水爲鹽

寰宇記海陵鹽煮鹽之務也凡取滷煮鹽以雨晴爲度亭地乾爽先用人牛牽挾刺刀取土經宿鋪草藉地復牽爬車聚所刺土于草上成溜大者高二尺方一丈以上歛作滷井于溜側多以婦人小丁執蘆箕名之爲黄頭斂水灌澆蓋從其輕便食頃則滷流入井取石蓮十枚嘗其厚薄全浮者全收鹽半浮者半收鹽三蓮以下浮者則滷未堪須別刺開而別聚溜滷可用者始貯于滷槽載入竈屋旋以石灰封盤角散皂角于盤内起火煮滷一溜之滷分三盤至五盤成鹽三石至五石既成人戶疾着水履上盤冒熱收取稍遲則不及收乾捷積

淋鹽一晝夜可成五盤

察見淵中魚不祥

列子說符趙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韓非說林上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狧糠及米

狧非舐字說文狧犬舌也又讀以舌取食也或從舐又䑛字歠也玉篇云犬食也狧當是䑛之訛荀子彊國篇伏而咶天注咶與䑛同則其字或從口

御史大夫鼂錯營或天子

孔子世家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此營或即熒惑

師古以爲回繞非也

遂堅壁昌邑南

方輿紀要昌邑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軍爭篇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虛實篇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乖其所之也

王不用桓將軍計

虛實篇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又商子兵守篇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按吳不用桓將軍計故兵敗梁郊條侯得

以全力製之作戰篇云攻城之法爲不得已此明證也

燒宗廟

此高帝廟在郡國者也

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管子重令篇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無罪則是教民邪途也

西敗棘壁

寰宇記大棘故城在宋州南陵縣南七十里七國反先擊棘壁即此城也明志古大棘城亦曰棘壁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宋祁曰陽夏公（應是謝絳）謂偉說作危頗遂以重爲累累按文義言田生說呂氏先王而劉澤并王事起相因爲爲禍階豈不危哉言田生傾危之徒也以危爲偉本褚少孫陋語非班意

楚元王傳

浮丘伯

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陸賈新語資質篇鮑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趙高也然伏隱于蒿廬之下而不錄于世利口之臣

書之也集韻㳰字紐下包通作包㳰聲同即一人也

巨婕

廣雅釋詁巨空也孟康所書自是實錯按方言家大者謂之巨內則長婦曰冢婦音冢因誤以冢通巨耳

韻美伊

一統志韻美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其墓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俗呼爲舒王家

上邳侯郢客嗣

通典嘉禮十七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立于門外使者旣出拜送還升踖醴訖又再拜

設醴

鄭注醴猶云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又漿人大飲有醴內則稻黍粱三醴各清糟相配此則寒粥之類寒粥見釋名據下穆生云醴酒則非醴飲而漢時已無醴存豈即恬酒矣

胥靡之

莊子庚桑楚胥靡登高而不懼墨子天志胥靡婦人以爲春酋酋亦女奚酒正之女酒也蓋如漢之鬼薪白粲顏解非也

靈戶

非地名也蓋即守冢戶宋史禮志謂之柏子戶

千里駒

魯連子徐劫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

輦郎

唐六典周遷輿服雜事曰羊車一名輦車小兒衣青布袴褶紫碧褌青耳屩五辮髻數人引之代名爲羊車小史按此則漢以郎挽輦爲輦郎也玉海一百二十三二如今

御輦郎

武帝時治淮南獄

日知錄曰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德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又其更名向

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微堪向欲以爲諫
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
客星見昴卷舌間
晉天文志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曲者
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下太傅韋玄成
錢大昕曰元成爲太子太傅不當删太子字傳寫失之
密勿從事
釋詁黽沒勉也邶風谷風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
密勿同心傳云密勿僶勉也黽沒與密勿聲同劉向治

魯詩是魯韓詩並以黽勉爲密勿也

參午

爾雅翼蜂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爲兩衙今論之日中尤喧雜故參午義爲雜沓

人稱北軍

此謂待詔廩食于北軍者多也東觀漢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如澮解爲下獄謬甚

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

九域志日下舊聞引 漢光祿大夫周堪墓在霸州城南二里

按堪是齊人不知何以葬燕

凡八篇

今楚詞劉向九歎篇目不與此同王逸序以爲向典校
經書時作九歎則非此八篇也

營起昌陵

長安志關中記曰成帝起延陵城邑以成言事者以爲
不便乃更營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運沙渭濱取東山
土與粟同價所費巨億數年而陵不成三輔舊事曰成
帝作延陵及起廟實將軍（按其時無實將軍）有青苗地在廟角
恐犯蹈之故言作陵不便乃徙昌陵

德不及周

說苑至公篇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氾論武王克殷欲築宮于五行之山注今太行山　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抜周欲子孫以德久長故不使憑恃險阻漢德不及周故卽關中之險也

黃帝葬于橋山

一統志子午山在慶陽府合水縣東及寧州眞寧縣東

即橋山也據水經注古陽周在走馬水北應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北界箕盥之陽周乃後魏置非故縣也橋山黃帝陵皆當據水經注改入延安府

堯葬濟陰

一統志唐堯陵在曹州府菏澤縣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與濮州接界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呂覽安死篇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明以肆爲市肆矣師强以肆爲故偏據爾雅貢筡伯也

殷湯無葬處

水經汳水篇注闞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續志薄屬梁國皇覽曰薄城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杜預曰梁國蒙伐城中有殷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所謂湯冢者而世謂之王子喬冢按湯冢酈氏亦不能決故謂無葬處文獻通考殷湯葬汾陰寰宇記殷湯陵在蒲州寶鼎縣北四十五里恐是俗說不足據

文武周公葬于畢

元和志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井深數十丈亦謂之畢陌周公墓在縣北十三里一統志文王武王陵俱在咸陽縣北十五里文王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按畢有二故文武周公

葬處說亦互異元和志云畢原在京兆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其說已兩歧括地志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然周時畢原應在長安之西近酆宮似當以在咸陽者爲是

祈年館下

一統志蘄年宮在鳳翔府南卽秦橐泉宮括地志秦穆公冢在雍縣東南二里

葬于武庫

長安志樗里子墓在長安縣東北長安故城中長安故城在縣西北十三里

爲四尺墳

叔梁紇之葬以墓而不墳故合葬時不知柩之所孔子感之故既葬其母因封識之不欲以隱情易故規乃託言東西南北之人耳

號曰

號是復之聲士喪禮皋某復注皋長聲也樂師詔來瞽皋舞注皋之言號也喪大記小臣復北面三號足明皋號字同爲招魂復魄也雜記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右轂以其綏復則道死有復也但彼是載尸歸而復季札葬而復爲禮之變耳觀下魂氣無不之則號爲

復明矣下韋言子孫之眾多也按成帝乙嗣故添此一
段示勸戒

初陵之樵

方言所以墓謂之壠注謂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樵
則字當從土作壠非

書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新序三十篇說苑二十篇按說苑本有劉向奏上言所
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校讐其事類衆多
章句相溷除去復重更造新事則此二書舊本有之向
重爲訂正非創自其手也

植畱地中

廣韻畱或作留俗作畱義當與著同攷工記注鄭司農
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畱博立表綦亦爲畱

爲黃門郎

補覽二百二十一 劉向集書戒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
郎要顯處也又四百五十六 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
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敬
事則必有善而遂福也

歆大好之

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

春秋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孔子世家末敘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安國不及見巫蠱之禍也荀悅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則與世家早卒之文合王鳴盛云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按近代閻氏王氏辨僞孔傳已詳不復複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國身爲儒官旣以古文傳授何不及生存時獻而當身後倥偬多事始上之乎當魯恭王始封在景帝中本傳首云好治宮室季

年好古則壞壁得古文亦在景武之際武帝即位敦崇儒術未遑多欲苟知孔氏所藏古書縱使世儒無能通曉當有不錄祕府而任其隱滯民間則廣開獻書之路何爲乎苟謂今文方與諸儒嫉妬或有壅遏之者孜伏生雖授朝錯微若一綫今文至兒寬始顯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在其後寬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輩在先無踰于安國治今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蓋古文之不顯實緣世主之不好而學者所苦難史云巫蠱事不得施行遂爲疑案

魯國桓公

文選注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楚說經頗異按儒林傳

桓生爲魯徐生弟子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

貫長卿爲左氏學庸生受孔安國古文尙書

綴學之士

大戴小辨篇子曰若上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信口說

是末師二傳皆戰國時爲末師也公羊傳至胡母生始

著竹帛以前口說也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鹽鐵論論誹篇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

不求勝服義不恥窮

不傳春秋

猶公羊傳云不修春秋輕謾之甚

季布欒布田叔傳

布母弟丁公

御覽三百七十三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

爲酒家保

鶡冠子世兵篇伊尹酒保又夫則爲酒保先貴食者

欒鉅公

史記樂臣公樂毅之族善修黃老于齊稱賢賢師臣蓋

臣之訛御覽五百十 道學傳曰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老

恬靜不慕榮進號曰安丘丈人按鉅公猶塾家之稱鉅

子非其名也

賚以百金祠

以百金與其家爲祠堂費故子仁不受

使刺三河

如湻云爲刺史于三河郡非也三河後屬司隸是時未

置司隸官仍以丞相史刺舉褚少孫補史記曰田仁爲

長史請刺舉三河

高五王傳

外婦

小雅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列女傳賢明七宋鮑蘇仕衞三年而娶外妻

令齊王爲壽

行酬禮先自飲也小雅一朝醻之酬作醻箋云醻猶厚也勸也此字蓋本醻爲師古所妄刊耳

趙隱王如意

西京雜記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傳趙媼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并兵引水灌趙城

方輿紀要西河在廣平府邯鄲縣東二十五里一名渚沁水水經注牛首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圍邯鄲相捍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經溫明殿南又東流出城合成一川又東澄而爲渚渚沁水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按水經注本文但云澄而爲渚並無沁水之名大約此書所援引多舛誤如以史記正義張守撰者爲孔穎達以司馬彪續漢志正文爲劉昭萘在能別擇之而節焉耳

鴆殺之

外戚傳與此同西京雜記云呂后命力士于被中縊殺之

燕靈王建十五年薨

金史文藝傳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于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柩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

令章爲酒吏

嘗爲史賓之初筵云或立之監或佐之史鄉射禮作相

爲司正

臣將種也

孟嘗君列傳將門必有將

兒子畜之

莊子庚桑楚能兒子乎呂后蓋以小兒視之非愛之也

師古以高后比之于子遂以乃父移之高帝愚昧一至

于此

深耕概種至鉏而去之

齊民要術凡秋耕欲深春種欲深宜曳重撻艮田率一

尺留一科苗出壠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呂覽辨

土篇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此概種之事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氣此立苗欲疏也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此非種鋤去者也

非有漢虎符驗也

按文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懲諸呂之難立制以防矯誣前此未有虎符之目也史家多以後事追稱史記如此類甚多周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注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然漢未有虎符以前亦當以瑞節發兵如魏之兵符是也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傳贊引之後書儒林傳引作黃石公三略

蕭何曹參傳

文毋害

墨翟號令篇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按此文毋害言不舞文爲害與墨翟義同當如服䖍之說又論衡程材篇論文吏云巧習無害文高德少此則周亞夫謂趙禹極知其無害又是一義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

漢刺史歲一奏事京師秦法當然御史以何嘗爲其從事故入奏時欲徵何同行猶中山相樂池選爲將行也見韓非內儲孟康等說非是

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周書見存者無此語太公金匱云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越語范蠡曰天與不取反爲之災師古恐人不知有周書而煩言之了不及此語出處殆爲疏略

語曰天漢

詩雲漢正義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

能詘于一人之下而于萬乘之上者

文選注五十五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韓策或謂韓王語同此萬乘當爲萬人

鮑生

晉中言轅生王生之類甚多皆謂先生也師古以爲諸

生妄也

汗馬之勞

韓非五蠹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

發縱指示獸處者

新序五宋玉曰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眾兔

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接遥見指

屬者不解其紲卽此云指示也躡迹縱緤則放而逐禽

卽此云發縱也並謂放收由人

毋敢槀爲獸食

此空地本種藁給獸食今令民田取粟也注非

曹參

博物志參字伯敬

中涓

墨子號令篇樓下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

更中涓一長者環守拔此則中涓主內舍

薛郭西

一統志薛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春秋

以後別名舒州

取狐父祁

此邑聚名非縣也按其地在梁國史記云取碭狐父郝時以梁爲碭郡也伍被傳吳王破大梁敗狐父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故郝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

攻轅戚

一統志爰戚故城在兖州府嘉祥縣西南

執帛

禮孤執皮帛楚僭王號故次于執珪高祖初起官爵皆從楚制

遷爲戚公

一統志戚志戚縣故城在兖州府滕縣南七十里

𨛍陽城郭東

一統志堵陽故城在南陽府裕州東六里本秦陽城縣漢改名即本應劭此注也按地理志但云堵陽城不言本秦陽城

攻下辨故道

一統志下辨故城在階州成縣西三十里方輿紀要徽州兩當縣漢武都郡故道縣地隋志鳳州梁泉縣舊曰故道一統志故道故城在漢中府鳳縣西北梁泉故城今鳳縣治

圍好時取壞鄉

史記正義壞鄉今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壞坊是
按武功今屬乾州州志今州東十里有村名好畤村蓋
即漢縣所在

景陵

非縣名始皇紀景公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惠公葬車康
景此景陵公所葬處其地在今鳳翔府寶雞岐山二縣

界

虔圍津

圍當作韋方輿紀要韋城廢縣在大名府滑縣東五十
里相傳殷豕韋氏故國戰國時亦曰垝津徐廣曰東郡

白馬有韋津志云河水至韋城名曰韋津隋置韋城縣

今爲韋城鎭

反於衍氏

一統志衍氏縣在開封府鄭州北三十里

還攻武彊

正義括地志武彊故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

攻魏將孫遬東張

閣本訛孫爲遜水經注湨水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

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

東張矣正義括地志云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

十里一統志平陽府浮山縣西南三十里有東張鎮

擊魏王于曲陽追至東垣

方輿紀要曲陽城在絳州絳縣東南或曰在曲沃之陽故曰曲陽垣縣城在垣曲縣西北二十里一名王垣亦曰武垣史記曹參世家作武垣　博物記王屋山在縣東狀如垣故縣亦有東垣之稱按解史記者但顧曲陽武垣之名遂以定州縣及瀛州縣當之不知魏豹都安邑今之解州豈能遠越至眞定河閒乎師古注漢書于此等絕不能措一詞可爲憒焉無藉者矣

擊趙相國夏說

陳餘傳餘爲代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此夏說自爲代相國韓信傳言代相夏說此云趙非也

於鄔東

一統志鄔縣故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今爲鄔城店

上假密

水經注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韓信斬龍且于是水按信追齊王至高密西與龍且夾濰水陳別無所謂上假密按水經注又云濰水又東逕下密縣故城西方輿紀要下密城在平度州濰水縣西三十里或

對下密言之高密爲上密歟

秦刀筆吏

趙策司馬空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小吏

錄錄

晏子諫篇錄錄彊食鷸冠子泰鴻篇物之始也傾傾至

其有也錄錄

張陳王周傳

大父開地

荀子臣道篇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

臣也楊倞曰蓋張頁之祖韓非說林張譴相韓病將死

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按張讜之相當在公仲公叔之後荀子與韓非俱並時目擊者當非妄說而史名闕地平無一同者不知誰誤也又王符氏族志云良韓報讐秦索賊急乃變姓爲張匿于下邳今攷諸書則良之以張爲氏符言非也

倉海君

如淳云東夷君長得之越絕云楚威王滅無彊無彊之子侯竊自立爲君長倉海君蓋諸粤之君長

下邳圯上

按劉攽刊誤圯字本從水校定爲圯耳淮南道應訓公

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氾使善呼者一呼而航來注

氾水厓也此氾上者亦謂下邳之水邊也水經注沂水

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

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洸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

泗間以爲圯師古以爲非沂水又妄說也

廄將

猶楚宮廄尹之職

嶢關下軍

長安志藍田關在藍縣東南九十八里卽秦嶢關也嶢

山在縣南二十里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吕覽至忠篇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鯫生

釋草鯫小葉此云鯫小人是鯫皆得有小義

決勝千里外

鄧析子廟筭千里帷幄之奇

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韓詩外傳十晉文公反國晉人曰里鳧須且不誅而驂

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

使羊將狼

燕丹子荊軻曰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秦猶使羊將狼

使狼追虎耳

母愛者子抱

韓非備內篇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

其母惡者其子釋

強起至曲郵見上

御覽三百九十四 楚漢春秋曰淮南王布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輜車排戶曰下卽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

于東淮陰害于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按淮陰誅在十一年春正月先淮南此文誤也信如陸賈言則其敘事顛倒紛雜宜爲芻狗之弃也

羽翼已成

管子霸形篇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羽翼以就橫絕四海

意林尸子曰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說苑辨物篇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

如白駒之過隙

莊子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

果得穀城山下黃石

御覽六黃石公記曰黃石鎮星之精也

陽武戶牖鄉

御覽五百三十二蔡邕陳留東昬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按秦本紀惠文王後七年樂池相秦漢與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尅定天下爲右丞相孝明之世虞延爲太尉巿平中延曾孫放以宰相繼踵咸出斯里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社所相乃

樹碑云水經注東昏縣故陽武之戶牖鄉矣平有功于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方輿紀要東昏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故戶牖鄉

貧何食而肥若是

管子形勢篇訾食者不肥體

糠覈

說文麧麥覈屑也廣雅麧糒也晉灼云紇頭即假紇爲麧也元結集詩注云麧糠中可食者

使平得宰天下

太玄割次四宰割平平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

今有尾生孝己之行

以下語本蘇秦謂燕王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

孫子用間篇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按范睢行千金

間廉頗頓弱資萬金殺李牧

南方有雲夢

元和志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南五十里一統志安陸

以南華容以北枝江以東皆古之雲夢澤後世悉為邑

居聚落

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

百官表御史掌圖籍秘書故戶口之數職知之每有封

爵與丞相同被詔亦因此

陵無以應之

按平勃之功亦徼幸得成耳當其初安可預料使呂后

不死竟如武后所爲則安劉者何在智士圖功名難語

予大臣之守正也萬世當以王陵爲法

主臣

春秋稱大夫君爲主臣猶貴臣孟康言是也

卷人也

一統志卷縣故城在懷慶府原武縣西北

吹簫給喪事

注云吹簫以樂賓按秦雖俗敗何至當喪爲樂吹簫者挽歌所用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此極言弊耳

攻蘭虞取之

史記作蒙虞爲是金史地理志以東明故縣爲蘭陽縣或本于此

至粟

明志歸德府夏邑縣東有廢粟縣東緡屬山陽索隱云小顏音昏非也陳留郡之東昏其初未有也明志兗州府金鄉縣東北有廢東緡縣是山陽之東緡

攻翳桑

方輿紀要爵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

攻都關定陶

水經注瓠子河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今其城在廩丘城西一統志都關故城在濮州東南

拜勃爲襄賁令

史記作虎賁令徐廣曰一作句盾令按史記是也高祖方用勃爲將安得遠縣弃之大抵史記本注家傳述不敢妄竄易而漢書則師古未殺衆家孤行其本致悞後學

擊趙賁軍尸北

方輿紀要尸鄉在河南府偃師縣西三十里亦曰尸氏

昭二十六年傳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

賜食邑懷德

寰宇記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三十二里縣志

今爲高城鎭在縣西二十里

最

商子境內篇陷隊之士其先入者舉爲最其後入者舉

爲殿

西擊益巳軍

史記作破西丞擊盜巳軍括地志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

縣西南九十里按下文有攻上邽則史記是此文譌奪耳

攻上邽

方輿紀要上邽在秦州西六十里

易下

水經注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卽此城按易縣有易京謂破之易京下也縣今省入易州

當馳道爲多

謂敵人馳車衝突之道當之者功爲多也注非

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

一統志葰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南一名霍人武泉故城在朔平府右玉縣西北按史記正義云霍當作葰省

石正義云在樓煩縣西北按煩故在鴈門關北今寗武府是其地樓煩關在寗武西明志太原府靜樂縣西北有廢樓煩縣此唐所置爲監牧地也方輿紀要岢石城在靜樂縣東北靜樂今屬忻州

乘馬降

史記作乘馬絺此誤

擊絺靈丘

括地志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方輿紀要樊噲斬陳豨于靈丘郎此後魏移縣于今治按今改屬大同府以蔚州并入直隸宣化府

破綰軍上蘭

正義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導源馬蘭城城北負山勢南流出城注於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明志薊州遵化縣北有馬蘭峪

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王鳴盛曰按史記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師古以爲姓施屠名渾都其妄謬如此按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都卽軍都故城在昌平州東方輿紀要今州東四十里有軍都村亦曰故縣址一統志後魏置東燕州及昌平縣于此

擊綰軍沮陽

一統志沮陽故城在宣化府懷來縣南

其椎少文如此

文子上德篇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晉書祖納傳幽冀之士鈍如椎

冒絮

書傳畧說古人冒而句領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注云務讀爲冒淮南汜論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道應訓去其瞀而載之木鍪瞀皆與冒同取覆冒之義圭有覆者亦謂之瑁釋名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

然按古冠見于武梁祠堂象正如此師古但知爲老人褁頭庸俗之談耳

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冊府元龜八百三十五　梁褚蘿爲水軍都督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時有庾質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質必爲方伯無餒之之慮及魏討江陵卒致飢死蘿竟保衣食而終麻衣神異賦法令入口鄧通餓死野人家騰蛇鎖脣梁武飢亡臺城上注法令者口邊紋也騰蛇即法令紋也梁武帝亦有此即此所謂從理入口也

將軍之令

六韜立將篇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白虎通曰
大夫將兵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亞夫揖
史記作持兵揖此脫兩字也太祝九拜七曰奇拜注或
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鄉飲酒
禮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撎又何休云以手通指曰揖
似當從倚拜之說
介胄之士不拜
尉繚子兵議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胄之士不拜
改容

司馬法天子之義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因自請上

此鄧都尉爲畫計而亟夫以上請兩傳雖異可互參

將軍從天而下也

六韜必出篇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

莫我能禦

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

尉繚子兵教下眾夜擊者驚也

獨置大胾無切肉

曲禮注骰骨體也胾切肉也則胾正是切肉云無切肉

者蓋大讎也荀子非相篇注讎讎也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御覽八十八 漢武故事曰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怒色

太子視之不輟亞夫于是起帝曰爾何故視此耶對曰

此人面畏必能作賊帝笑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

上駡之曰吾不用也

帝怒亞夫屈強不置對直下 廷尉考劾不用周也

樊酈滕灌傅周傳

從攻陽城

當爲成陽之訛

賜上聞爵

墨子號令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按呂覽云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者盡初命爲諸侯事也樊噲爲沛公私將此上聞爵亦得上達懷王也

攻宛陵

河南郡之苑陵縣明志開封府新鄭縣東北有廢苑陵縣正義云東北三十八里

中酒

呂覽報更篇宣孟中飲而出楚策楚王觴張儀張子中飲再拜而請燕丹子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酒中即中酒也

白水北

晉灼注衍一平字方輿紀要白水源出洮州衛西傾山經鞏昌府之西和成縣略陽甯羌州界又經階州南而入文縣境又南流經城東入四川龍安府界又東流至保甯府昭化縣北而合于嘉陵江亦名濁水按此云白水北蓋在成縣者也一統志濁水在秦州徽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略陽縣界白水縣在甯羌州西南按晉志略陽郡本名廣魏蓋魏時嘗以白水縣隸入也水經漢水經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可以證晉灼此注也

從擊秦軍騎壞東
正義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三十里
屠煮棗
元和志煮棗故城在曹州寃句縣西北四十里又冀州
棗強縣西北十五里有煮棗城非此也
自霍人以往
正義霍人當作葰人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
代州繁時縣界
於無終廣昌
方輿紀要無終城在薊州玉田縣治西飛狐城今蔚州

廣昌縣治即古飛狐道自隋至元皆曰飛狐縣明始復
爲廣昌縣一統志廣昌故城在今易州廣昌縣北按括
地志廣昌故城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

高陽人
寰宇記高陽城在開封府雍丘縣西二十九里按雍丘
今爲杞縣

別將攻旬關
一統志旬陽故城在今興安州洵陽縣北旬關在洵陽
縣東

烏氏栒邑泥陽

一統志烏氏故平涼府西北泥陽故城在慶陽府甯州
東南甯州志有泥陽里在州東五十里寰宇記邠州三
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邠邑原上有郇邑故城即漢理所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正義云成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方輿紀要左傳文
八年秦伐晉取武城魏文侯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
即武城下也

戰龍脫

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以龍兌汾門與燕即此龍脫
也方輿紀要龍迹山在易州西南三十里拔張守節引

趙記云云以爲郎龍兒

攻其前垣

史記作前拒按拒字是垣徐廣云一作和和軍門也又垣與甄同文選注四十六孫子兵法曰長陳爲甄下文云陷兩陳師古以爲壘垣非也

面雍樹䠁

方言樹植立也雍與擁同釋言邕載也疏引謝氏邕字又作擁釋云擁者護之載也此亦取擁護之義

益食茲氏

一統志茲氏故城今汾州府汾陽縣治

會鄟陽

一統志鄟陽故城在潁州府太和縣東縣志在縣東茨

河西岸

入鄟傳陽

傳陽當在傳陽方輿紀要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

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傳陽縣屬楚國傳偪同音

擊破楚騎平陽

師古云在東郡按東郡燕縣之平陽亭㢠遠當是山陽

之平陽明志兗州府鄒縣西有廢南平縣正義南平縣

城今兗州鄒縣

頤鄉

徐廣曰苦縣有頤鄉一統志頤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

紀要云縣東

吳郡長

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蓋楚制自名郡守爲長下復云

得吳守殷文

吳豫章會稽郡

寰宇記高帝六年命灌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

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

郎灌嬰所築也殿本攷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傳亦

有此事也玩此文則項羽嘗分吳會稽爲二郡也

白題將

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

東按裴子野即援此傳爲證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一統志盧奴故城今定州治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

縣西四里國故城在保定府祁州東南六里安平故城

今深州安平縣治曲逆解見記

起橫陽

一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南括地志在宋城縣

西南三十里

攻濟陽

一統志濟陽故城在開封府儀封縣北五十里

邢說軍菑南

方輿紀要考城故在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漢菑縣

後漢曰考城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

方輿紀要安陽城在趙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魏之房子安陽拔之卽此城也按正義以爲相州安陽縣一統志棘蒲故城

今趙州治

別下平陽

方輿紀要平陽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按徐

廣曰鄴有平陽城

斬兵守郡一人

史記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

守及操太守之節而使者是守與太守爲一也蓋將屯

謂之兵守如魏晉之都督與刺史于義爲通

東至鄗

一統志鄗縣故城在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張周趙任申屠傳

主計

晏子諫篇上景公令免職計春秋繁露考功名曰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名之曰計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爲計相

職志

楚語教之故志與左傳並以志爲書呂覽嘗試觀于上志高誘曰上志古禮也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按周昌本文吏職志郎公府之主記室耳傳及功臣表注並以爲主旗幟非也

奇爲客

猶戰國之客卿客將也

蹶張

韓策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鮑彪云舉蹶踏弩通典敎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宋史兵志凡𨅖禁軍弩蹠三石五斗明志蹶弩蹶張八十步

蹻蹻

荀子王霸篇齺然上下相信注齺齺相迎也說文齺齺相值也蹻即齺齺之刖體廣韻云齺廉謹也本此傳耳

酈陸朱劉叔孫傳

第言之

御覽三百四十一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如何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段與史記酈食其傳末所附同疑後人取附史記也

高陽傳舍

郡國志圉縣有高陽亭 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圉縣金史地理志杞縣有圉城鎮

其下迺有廢棄甚多

元和志敖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
帶三皇山即廣武山秦所置呂氏春秋穿竇窌高誘注穿水
通竇不欲地泥濕也穿窌所以盛藏也是古者穿地下
藏粟也

尉佗魋結

楚詞招魂激楚之結王逸注結頭髻也

何遽不若漢

遽與詎同注謬解

毋久溷汝爲也

史記作恩爲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

顧炎武曰數見不鮮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
令比諸侯
御覽一百九十四 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
號爲朝拜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敬脫
輓輅淮南兵略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
者千萬數
公劉避桀居豳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
劉立此其舛謬譙周孔穎達已詳之然云十餘世至公
劉尤爲明證也羅泌路史云夏氏之書記云帝俊生稷

稷生台璽台璽生叔陶叔陶爲田祖既有台璽叔均則
知稷之後多矣按羅泌所引者乃山海經也
材馬箠去居岐
莊子至樂檄以馬捶
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
朱翌猗覺寮雜記說文貙膢祭飲食蔡邕曰貙常以立
秋日蹔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宗廟膢劉劉殺也言擊
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畢斬牲名曰貙劉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六韜發啟篇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械繫敬廣武

一統志廣武故城在代州西十五里

號建信侯

方輿紀要建信城在青州府高苑縣西北五十一里高

帝封婁敬爲侯邑按婁敬但爲關內侯無食邑也

欲追長公主

張敖以五年尚公主至高后六年薨中閒不應奪之而

與冒頓此史家撰意之失

使敬往結和親約

御覽七百七十九 三輔故事曰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

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登曰汝本處北土之濱
來亂汝侵其界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
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自海以丙冠蓋之士處焉割
士盟子然後退按此乃[illegible]稗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

叔孫通

謂孔叢通爲孔鮒弟子

號稷嗣君

史記注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水經淄水篇同張晏
云后稷非

爲綿蕞

晉語置茅蕝設望表韋昭曰謂束茅而立之字亦爲綴

樂記六成而復綴以崇鄭云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又云

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玉海七五十　國史禮志禮院言按

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

謁者治禮

治禮郎屬大鴻臚也晉志成帝注掌禮郎讚皇帝延王

公登謁者引上殿

設九賓臚句傳

司儀旅擯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

諸侍坐殿上

御覽一百七十五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前設筵以尊卑次起上壽

晉志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王自酌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于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大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衣冠藏于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帝紀義陵寢神衣在柙中具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通典十七九

魏尚書訪按漢既葬容衣還見續漢禮儀志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臨所存至于褻服則不如禮漢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按周官司服有奠衣服中庸記春秋設其裳衣鄭漢之容衣王肅謂禮無容衣者又非也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故不治赦之

新書淮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趙當爲作辟陽侯事郎陛下爲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謙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其人于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多賜美人載金錢而歸

歸國益恣

新書云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書按即此傳下文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事也

自置相二千石

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識者為之相吏王僅不賂贓而

遂耳聾不稱病而走者

反谷口

一統志谷口故城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縣志今縣東

北七十里故址猶存

葬之肥陵

太平寰宇記廢小肥陵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

七年廢地理通釋八公山一名肥陵縣山下有小肥陵

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東南淮

南厲王殺開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縣則亦唐初旋置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此縣李兆洛鳳臺縣志淮南厲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遠葬諸安豐東又入公山有肥陵之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阜之跡

處蜀嚴道邛郵

一統志嚴道故城今雅州府滎經縣治元和志邛東山在縣西五十里

獨斬丞相御史

按厲王所論以詔書奉行與丞相御史口事而袁盎所

口欲斬三公其處心險惡乘隙傾人有素矣何待鼂錯之事

歌淮南王

高誘敘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王江北

衡山國都邾今黃州府黃岡縣治在江北

女陵謫長安

功臣表阜頭侯張次公坐與女陵姦免侯則謫長安時也

脩成君女

名娥後欲嫁齊王蓋自淮南謝歸也

衣求盜衣

求盜亭長所部吏也田仁代人爲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稓郭璞曰言衣赤也據注則稓當爲赭是亭吏皆絳幘絳衣也

縱臾

廣雅慫慂勸也

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按地理志泰山郡無此縣而城陽國有東安縣或即北

安徽舊統志東安故城在沂水縣南三十里

蒯伍江息夫傳

范陽人也

方輿紀要范陽城在易州東南六十里韓詩外傳七客

謂扈生曰蒯通也聲之輕重

事丮

管子輕重甲春有以傳耜又云傳戟十萬事乃傳之假借

魚鱗雜襲

淮南覽冥訓水雲魚鱗晉大傳紂之甲魚鱗下

兵困于京索之閒

元和志古大索城今鄭州滎陽縣理是也小索城在縣北四里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即鄭京城太叔之邑

兩利而俱存之

管子形勢篇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患生于多欲

韓詩外傳五福生于無爲而患生于多欲

功蓋天下者不賞

周書史記解功大不賞者危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

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

不如蠭蠆之致螫

說苑說叢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

時者難值而易失

繹史引太公金匱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

也亦見女子上傳篇

時乎時不再來

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

東郭先生

御覽六百九十六 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衍于淮陰侯曰

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未審刖是一人或即東

郭之誤

束縕

廣雅縕亂也字當爲蘊之借說文蘊積也束細薪以爇

火御覽八百七十一風俗通曰俗云亂如縕者糞除不潔草

介集衆大就燒之謂之縕言煙氣縕縕郎此束縕也衆

乃燚之訛

乞火

淮南覽冥乞火不容取爇說苑奉使篇乞火不得不望

其炮矣

號曰儔永

師古之訓本說文陸羽茶經其第一者為雋永本此

有尋陽之船

一統志尋陽故城在黃州府黃梅縣北通典漢尋陽舊

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于江南

守下雉之城

一統志下雉故城在武昌府興國州南

錯九江之浦

元和郡縣志九江今江州一十五里九江是也禹貢釋文

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

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

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洲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今武昌府武昌縣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桑落洲在九江府德化縣東北過江十五里　一統志潯陽江在九江府城北亦名九江即大江也江廣二十里

絕豫章之口

杜預曰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

皆嘗在江北淮水南蓋彼徙在江南豫章如杜所說上二事嘗在淮南柏舉之役則在江漢之間已非一處此伍被所說者蓋即吳柏舉之戰豫章也輿地紀勝圖經云郎今德安府安陸縣東三十里之章山也然漢水不由德安以此爲豫章皮在漢水之北與傳文夾漢之義乖矣此蓋在今漢陽府西六十里臨嶂山晉所置沌陽縣處也水經注沔水東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彰故城北以爲豫章庶幾近之又按水經注江水東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方輿紀要荆州府東南二十五里有夏水口亦謂之豫章口疑太遠非此所指也

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淮南人間訓秦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餘結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被屠睢與趙佗事迥不侔顏籀但覩此文之誤而不詳其本淮南書即伍被等所撰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嘗言之然則被今陳辭無容不知而妄說趙佗也司 馬遷于始皇紀南粵傳皆

了不及屠睢事的係彼爲楀誤斥爲尉佗卻不顧尉佗

王南粤始末班氏襲其謬顏籀反訾伍被可笑也

高帝曰待之

楚世家周書曰欲起無先文子道原先唱者窮之路後

動者達之原

聖人當起東南

易緯通封驗曰亡行之名合胡誰代者起東南六國年

表序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箕子作麥秀之歌

書大傳以爲微子作

曲裾後垂交輸

晏子問篇衣不務于隅肶之削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釋名裾倨倨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是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直裾玄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漢明帝以爲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裳

幅下廣尺寸上濶襵上交裂一幅而爲之按此則一幅斜剪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五寸卽交輸裁者也

冠禪纚

士冠禮注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按以禪纚束髮旣然後加冠笄充復以首飾若步搖之冠也服虔以禪纚卽是冠非也

逢館陶長公主

陳景雲曰功臣表館陶公主子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卽卒于元狩之末及江充

貴幸主歿已十餘年案館閣字誤無疑

陽石諸邑公主

方輿紀要萊州府掖縣南有陽石廢縣古諸城在青州

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県在巫蠱

巫為祝詛蠱則使鬼物也唐律疏議造畜蠱毒若貓鬼

之類獨孤陁傳其貓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于

畜貓鬼家隋書地理志論揚州云其畜蠱法以五月日

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食相啖食一

種存者留之蛇曰蛇蠱蝨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

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亦雅有蚑蠱蜥蜴蠱蜣螂蠱觀食者久暫卜死者遲速蠱成先置食中增百倍歸或數日或經年心復稜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為之力役猶虎之倀也其後夜出有光熠如曳彗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桃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蠶于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

得桐木人

唐律疏議厭事多方罕能詳或圖畫形像或刻作人身刺心釘眼繫手縛足嶺表錄異楓人嶺南多楓樹老則有瘤癭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贅則暗長三數尺南中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則易致靈驗按武

帝中歲嘗用越巫蠱之禍所由起也

僕遬

宇當爲樸遬毛傳樸樕小木也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僕嗽之盡足以蔽霜露亦謂以小村作盡杜牧集上吏部高尙書狀人惟樸樕又賀平党項表臣僻在小郡樸樕散材皆用此

武鋒

疑鋒之譌後書竇融傳竺曾爲武鋒將軍

窺左足

方言半步爲跬說文作趌同凡舉足先右左足未窺是爲半

步晉語下貳代履荀子勸學不積蹞步無以致千里顕與

註同

保惡都奴之界

車師前王庭也後漢爲伊吾盧聲之變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見孫子謀攻篇

辯䜃

深刻也尹文子上篇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

外之能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辯所爲極于堅僞

偏抗之行求名而已

祝盜方

抱朴子微旨篇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戸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

宛頸折翼

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宛讀同宛

結憤

廣雅結縎不解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終

浙江書局刊

瑞　清校
王家賢校
鄒在寅校